

大笑。就這歷史教員也莫名其妙。他答覆的玄奧。忍不住隱然失笑。

他從空想的步驟。走得實行線上了。開始實行主義的第一次。是在新世界小洞天裏演了一齣驚險。他用着全副精神施展出來。果然達到了最初目的。同伊談得很覺志同道合。據伊說在某女校裏讀書。家裏只有一個老母。伊也是一個醉心自由解放的人。有一星期。他們倆在大舞台月樓裏看六本狸貓換太子。夢華遊目四顧。忽然看見有三四個同學。在正廳裏坐地。正想招呼他們。顯自己的社交手段。可巧同學中有個姓成的。也遊目到月樓上來。彼此打了一個目電。姓成的很現着驚訝的臉色。對他搖首示意。竟拉了同伴走了。他到弄得不明所以。納了一肚皮的悶氣。等得同校之後。姓成的走來說道。夢華。你好危險呀。怎麼同荷白交際起來了。也猛聽了這話。到也吃了一驚。後來腦筋忽然靈敏起來。他想你們一定見我帶着美人的垂青。就聽了妒嫉心的唆使。跑來危詞聳聽。可是我不上你們的當呢。便微笑說道。伊是荷白嗎。伊有特別標識嗎。姓成的道。我上次也領教過伊一次手段。所以在戲館裏不願意同你招呼。免得伊看見了。有許多不便。夢華。我勸你還是早些覺悟。免得噬臍不及。他聽了只是微笑不答。後來經他知友再三勸說。總算回頭向早。沒有受重大的損失。

第二次是在電車上碰的機緣。因為讓位交言。成了相識。覺得伊的舉止動作。同先一個輕狂賣俏。果然不同。並且在學問上。也很談得來。他的心又傾倒在伊身上了。腦海裏想來未嫁妻的影子。又隱然是一個伊了。有一天他的表兄沈之和。到校裏來看他。強勸着他出去逛逛。他因為要赴伊的約。老大不高興出去。只是口裏又不便回絕。被之拉拉扯扯。竟不由自主的走出校來。一路談天。直到了汕頭路。之和在一家門首停了步說道。進去坐一會再走罷。他道。這是什麼人家我同他素不相識。怎好無故去打擾

。之和笑說道。這個場所。你不認識麼。我領你去。一定不會有閉門羹吃的。你要曉得差不多的人。還不得其門而入呢。說着強拽他走進門來。只聽得一聲戰戰兢兢。人語嘈雜。之和走上扶梯。笑說你們早呀。我今天領了一個新果兒來了。換着夢華的手推門進去。夢華猛抬頭一看。只見腦海裏日夕不忘的伊。正在那裏花枝招展的施用伊社交公開的交際手段。他這一驚。真好似罪囚得了死刑的宣告。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夢華自受了這兩次教訓。他明白了這冒牌式的女學生。是盡不住的。便另改了志趣。專向道地貨裏面去挑選。果然有一次在運動場上。遇見了五百年前約定的結緣。他們倆愛情增高的速率。正是妙居分積。由友誼進而訂約結婚。中間距離不到三個月。蜜月裏的愛好。真甜到二十四分。但是結婚沒到三個月。夢華受着金錢同環境的逼迫。便忍心棄了學業。走到社會上去供錢魔的役使。伊的交際費呀。化粧品呀。一由這必忠必信的莊姑奴去供納。可憐夢華混了半年。自己省吃省穿。還欠了三千元的債。有時便徵言勸。伊就說是債權自由。壓制女權。鬧到後來。伊明白夢華沒有供給的能力。就老實不客氣。請律師兩下離了婚。

他覺悟了。他覺悟了這浪漫式涉感情場。是要失敗的。皮毛式的女學生。是靠不住的。短期的試探。是不足憑的。金錢圓結的愛情。是沒有價值的。二十年後的夢華。居然也有了幸福家庭。大兒子已經十三歲了。長女兒也有了十一歲。却都在高等小學裏讀書。還有一個四歲的女兒。初生的小兒子。他的夫人。也是一個女學生。家政學是很好的。也沒有時向習氣。夢華辦完公事回來。不是聽他小女兒唱那信口無腔的歌。就逗着小孩子去玩笑。他偶然想到二十年前的事。自己做了三四年的無名塊壘。不覺暗地裏好笑起来。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海內外名士惠賜詩詞達八百餘首先印上卷半月後出書內有錄錄銅版印圖多至五百餘幅可謂空前絕後也預約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計文館

# 小說日報

第七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癸亥年正月初八日 星期五

慈善救濟會 募 遊民工廠 債券 正月十八開籤 三萬元

上海電機絲織公會 議決各春盤廣告 敬啟者年來絲價昂貴我業貨價每加終不敷本今庚辰原料之貴尤為感來所值有在存底已枯來春原料必竭營業勢必更加困難爰集同業籌議決於癸亥年元旦起各貨價格一概加足二分細區區核計雖與成本相遠乃為招徠顧客起見而仍格外克己也用特登報通告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為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書出無多欲購者幸勿自誤(二集續出)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考期 插班生 校址 上海英大馬路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 論滑頭小說

鍾農

近來小說雜誌。日見發達。固多名貴作品。文能入畫。語足解圍。海內同文。有目共賞。故一紙風行。不脛而走。如某某雜誌。某某專刊。已為社會所信用。其銷行之力。固不待特封而之。優劣以轉移也。間有專求封面之美觀。名稱之華麗。以圖惑人於一時者。斯為下矣。且縱能發生片刻之效力。博一部分人之歡迎。其不能持久也。不待智者而知。不俟卜者而決。所謂滑頭事業者是已。或曰。以滑頭作品為業者。尚不止於求封面之優美。求封面之優美者。僅能誑本埠購者及得親見其書者。更有以廣告惑人。專以招徠外埠之郵購者。其發行之惟一宗旨。皆以此封面之美觀與否。亦在所不顧。其力求優美者。名稱耳。此種辦法。亦能出於版界佔得一份利益。或有慮其信用一失。則一敗塗地者。余曰。此無足慮。蓋以全國四萬萬人計之。祇求每人受騙一次。則彼輩已面團團作富翁。即不獲人人受其愚。得其十之一。百之一。千萬之一。亦足矣。於其營業前途。實無憂也。惟購者。或因噎廢食。德義吹盡。則受其影響者。仍屬諸正當營業者耳。小說前途。不其危耶。

### 小說



### 稿刪

程木公

青年小說家尤雅生。坐在一隻寫字檯旁。手裏執着筆。面前台上鋪着一張白紙。紙上一個字都沒有。他的一雙目光。注在那禿筆尖上。兀自出神。一望而知是在那裏運用腦筋。約摸過了十分鐘光景。白紙上仍舊未寫一字。他忽然想起來。竟想不出一個題目。又想了半天。仍是想不出。可知文思不來起來。竟無法可施的啊。他想。我往常做小說。都是很快的。為何今天却不然了。哦。明白了。原來我的心在愛珠那邊。所以心無二用。文思儘自想不出來了。哦。這是很好的。一篇小說資料。我何不就描寫自己的事。比了向壁造車。要容易得多呢。他就提筆寫道。方才伊對我說。要我買一只紅寶石戒指給伊。你們想我和伊愛情多麼濃厚。伊香口裏說出來的話。我那敢回說半個不字。這個要求。我當然答應了。但是我是一個窮措大。全靠一支筆尖。維持我的衣食住。那裏來這筆閒錢。去買紅寶石戒指呢。這正叫我為難了。愛珠能夠真心愛我。不嫌我是個窮措大。真是難得的呢。但是伊提出這個問題。未免不體諒我了。或者伊不曾曉得我的底細吧。看伊左手玉指上。不是戴着一只鑽戒嗎。為何又要紅寶石戒指呢。哦。曉得了。伊要問我討樣紀念品留著。又曉得我是文丐。別樣貴重物品。我是買不起的。這紅寶石戒指。只值十幾塊錢。諒我總能設法去買。伊到底能體諒我的。方才倒錯怪了伊了。我總想過去。沒有別的籌財之道。惟有做篇小說。賣給書局裏。博得些微的酬資。照千字一元計。須得撰一篇一萬餘言的小說。才能換一只紅寶石戒指。我只得挖盡心思。費了兩日兩夜功夫。總算做成一篇小說。送到一書局裏去。望穿秋水的等他們回信。後來竟蒙錄用。送來十五塊大洋。我急忙趕到楊慶和。買了一只紅寶石戒指。與忽忽的送去。

### 新車最佳禮品為大前門香烟

新車最佳禮品為大前門香烟 商英華總代理

一路上手不離袋。握住了這戒指。跑到愛珠家裏。見了愛珠。就摸出戒指。像波斯獻寶似的親手遞給愛珠。伊只笑了一笑。就把戒指套在右手中指上。看了又看。我問道。好嗎。伊笑嘻嘻的答道。很好。謝謝你。我這時受寵若驚。就和伊行了個握手禮。一眼看見伊手上的紅寶石戒指。我暗想這顆紅的寶石。即是我的心血啊。

我正在公園裏散步。遠遠聽見喇叭聲響。門口停下一輛油光鑒人的汽車。車內走下一對青年男女。手挽手兒的跑進來。我仔細一看。那男的不認識的。那女的不是愛珠是誰。這時我的心中。不知怎樣的兀自動亂跳。我起先疑惑他們倆是至親。所以不敢莽撞。就離開他們倆。後來見他們倆坐在一塊假山石上。唧唧情話起來。我想這塊假山石。以前我和愛珠也常常坐在那兒談心的。現在石上的人。已換了一個了。我還不敢決斷這陌生男子是伊的情人。所以等到他們的背後去聽壁脚。只見見男子問道。我愛！你那紅寶石戒指好看。是誰送給你的。愛珠道。我的母親給我的。你喜歡就送了你能。說着將下戒指。替那男子套上。我這時好像睡了一覺。醒來時已在醫院中的病房裏了。

### 塵海幻影

(五)

元覺

課堂排定坐次。不許無故交談。除月終從嚴考試外。并須撰述日記。逐日呈繳。曠課必扣分數。犯規定予嚴懲。其整肅之精神。不僅開官校之先例。即普通中小學校。亦望塵莫及。成撫聞之甚喜。偶遇公暇。輒到校參觀。贊歎不已。獎許有加。不覺已逾半載。如海累得淑蕙之父函詢婚期。前以校務殷繁為辭。請俟假期。及臘鼓頻催。假期已屆。且月薪所入甚豐。行囊不懼羞澀。本應乘時迎娶。終以淑蕙貌陋。自悔一時荒唐。遽予文定。雖欲悔婚。不便啓齒。反復凝思。躊躇莫決。忽聞淑蕙束裝來省。必為婚事也。不知何以應付。乃與完甫商之。完甫勸其擇日合

### 覺悟之後

(未完)

李夢華是一個活潑青年。已經在中學校裏畢業了。他很醉心新潮。什麼女子解放呀。社交公開呀。婚姻自由呀。沒有一天不在他腦裏打三五次迴旋。曾經有一次上歷史課。教員問他明代喪亡的緣故。他回說就是男女社會沒有公開。這話一出口。引得哄







自從這事發表以後。不論親戚朋友。都笑仰運聰明一世。憤憤一時。這一個精明能幹要強好勝的人。也會鬧出這般笑話。若非他路過公麻友人道聽明白。管教弄出了這般笑話。大概有許多吹入仰運耳中。仰運此時正因為于見人。在那黃浦灘惠中西飯店內開了一個房間。除了幾個密友之外。別人一概不見。有一天。欽甫和茂良同去找他。仰運便極力挽留。竟把他敲了幾下耳光。狗血噴頭。罵了一頓。欽甫立在一邊。再三替他排解。也是勸說不下。難為這個茂良。竟一點氣怒沒有。受了他的打罵。只一味唯唯諾諾。仰運一路叫他滾蛋。他一路的磕頭告饒。直鬧了許多時候。仰運不去理他了。自和欽甫講話。欽甫屢次示意茂良。叫他快走。茂良總是執着不動。後來侍役開上飯來。擺了三個座位。仰運叫他拿去一付。說我這裏沒有茂良的座位。茂良聽了。當了侍役的面。又跪下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十五 東越許廣父著

去。磕了幾個响頭。哀求了一陣。仰運竟是直性人兒。容易講話。見他這般情形。心中早又軟了一半。這才軟了一聲。不說什麼。茂良也就老臉了。陪着仰運。吃了飯。晚上也不回去。自在棧內陪他談笑。仰運早又宿怨全消了。這却慢提。再講仰運在惠中。一連住了三四天。總沒出一步門。便連公館中。也是音信不通。弄得一家上下。急得個個不亦樂乎。他的夫人范霞秋。料道他常在清和坊走動。因此派了兩三次的人。前去查問。無奈陸家一家。也都一口回。說一星期內。三大人並沒去過。仰運公館中。幾乎要登報尋人了。這便是昨天晚上的話。直到今天的下午。陸家的本家。在四馬路買洋貨。見欽甫在那鋪子裏。和一個夥計談天。那本家問了一聲。才明白了仰運的下落。便親自過去找到了他。告知他家中尋覓的情形。仰運還是賴着。不肯回去。本家沒了法子。只得回到生意

上。打了一個電話到仰運公館。由仰運夫人親自帶了仰運的一個小兄弟。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坐了汽車。趕到惠中。這才將他硬硬的拖了回去。仰運的夫人。少不得也有幾句埋怨的話。口口聲聲。罵那老三。這本是婦女們常態。不足為怪。偏又激動了仰運的熱性。硬說不關老三的事。把渾身罪名推在茂良一人身上。夫人又稍許服了幾句。仰運大怒。立刻又跑了出去。要去找那老三。索性再教舊好。并說。還要娶他回去。也好堵住這許多人的口舌。這是昨日晚上的話。仰運昨夜也沒有出門。就在家中過了一夜。今兒一早。他又差人來敲那清和坊老五的門。要老五即刻前去問話。後來老五等人。同去講說出來。因此陸家一邊。也曉得了。是因老三已給捕房捉了去。仰運要去保他出來。以後的事情。彩雲等人。也不知道了。當下他們說到這裏。我不覺說笑道。這真奇事。仰運這人莫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十六 東越許廣父著

非患了神經病。怎麼做出來的事情。越發昏了。因問彩雲實實。現在你們的來意。是怎樣呢。大概要我去勸那仰運。叫他別去保那老三了。可是這意思不是。他們聽了。都笑道。着着着。一點不錯。我們娘說。三大人這許多朋友當中。還算你五少頂要好一點。別人的話。他雖不聽。五少的話。却還聽得一二。成的。好五少。你們既是好朋友。難道坐等三大人。再上那賤人的惡當麼。總要替他想想法子。好歹勸了他才好呀。我聽了。搖了搖頭。笑道。別人呢。這等事情。也不會開出來的。就是弄了出來。我們也可以設法勸阻。若說仰運這個人。他的脾氣。我實在是怕定了他了。好在我還有事情找他。却去尋到了他。再作商量。這時天揚也坐在一邊。側着耳朵。聽着我說到這裏。便笑道。老五。這是一個一舉兩得絕好機會呢。我道。怎樣。天揚笑道。仰運是一個要強好勝。

#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工等香烟



大前門 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工等香烟

## 讀者俱樂部

李慶鶴

凡是一個人。誰沒有經過兒童的階段。誰不是兒童的出身。所以人們對於兒童的經驗。個個都是老資格。

人們一世最快樂的時候。要算兒童了。家境好的。自有僕僕們等侍着。無憂無慮。要甚麼。就甚麼。沒有一些不稱心。至於窮人家的兒童。雖是沒有僕僕們的服侍了。可是他們的爹娘。終是愛護得萬分。寧願自己凍餓。決不使兒童們受着一些不適宜的。這真是兒童們幸福啊。兒童們既享着一輩子的幸福。應該『安於所遇。』不會『見異思遷。』

可是他們的心裏。總是時時刻刻的望着急速的長大。他們的意思。長大之後。能幹做一切兒童所不能幹做的事情。發揮他們的自由。但是一些不明白成人的苦痛。後來到了長大。沒有一個不怨歎成人的沒趣。回想得到兒童的時候。好像在仙境的一般。再也不能回到復原狀了。記得我在兒童的時候。時常看見叔伯們不住的吸着香烟。有一次。我也拿了一枝。正要想吸的時候。不幸給父親瞧見了。他急急地奪去了吾手裏拿着的香烟。憤怒的責問我道。『怎麼你小小年紀。也吸起香烟來了。』吾的疑問心頓時發生。大

## 癸亥元旦試筆錄呈

許舜屏

六十年來閱苦辛。春光轉瞬又如新。但餘湖海元龍氣。猶是天涯淪落人。連朝雨雪苦連綿。忽放晴光滿大千。十里洋場車似水。居然氣象作新年。微歌選舞少年時。閱盡繁華盛不支。春在枝頭知幾許。試携斗酒聽黃鸝。年來筆墨漸荒蕪。南郭先生惜澹年。搜索枯腸頻覓句。書生結習未能無。

## 新年的小說家

姚廣慶

黃可亞坐寫字樓旁。時仰視其妻玫瑰之面。吃吃作聲。其妻一麗人也。伴怒曰。速動爾筆。無若是。小說家之光陰。不至可貴。貴邪。黃聞言。笑曰。卿言至當。我今奮動筆矣。雖然。我嘗為一言情小說。言情小說愛讀者殊衆也。乃提筆書曰。『元旦之晨。

本報招登國貨廣告取費從廉如蒙惠登請與廣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也









藝林

賀次範同社新婚

鄭逸梅

龍笙鳳笛譜新聲。絕麗催妝詩乍成。寶帳流蘇香百和。輝煌華燭徹宵明。十色五光菊吐芳。瓊筵嘉客醉飛觴。月圓望後佳時節。第一良宵是洞房。名士文壇聲譽隆。美人詠絮父才豐。天成嘉耦鸞鴦譜。擬配關雎首國風。畫月雙雙同度好。聯吟還共酌金壺。璧人一對湖山記。鍾毓乾坤靈秀來。

筆劃

愛吾廬筆記

李應

鄧人吳子明。向為販賣業。往來閩粵兩粵間。春出冬歸。隨販隨賣。獲利頗不貲。一歲至閩中。寄宿逆旅。日則擔貨而出。沿途售之。一日。晨出賃貨。不覺行遠。急折回。行十餘里。天已垂暮。吳奔馳而行。冀速達旅舍。行未幾。汗流氣喘。力不勝行。乃

倚擔於路旁。坐石上稍憩。而顏色四合。紫星漸明矣。吳急欲歸。而苦于體倦。且腹微飽。隨於擔中出糗糧。之。有頃。體稍稍蘇。乃擔貨以行。瞥見前有一男子。負女郎而行。男子短襖窄袖。狀似精悍。而女郎之嚶嚶泣聲。由微風送至耳際。吳知事有蹊蹺。又念男子必非女郎之所歡。果女郎與男子共圖遁者。女郎必不泣矣。乃疾趨而前。欲視其真。男子聞身後有步履。回首反顧。女郎亦嚶嚶泣聲。吳乃決知男子為強暴。或慕女郎色。或劫人索贖。無可疑矣。吳遂大聲喝之。男子仍負女郎退奔。吳亦乘機於地。迅速之。男子負重。行終不能速。吳遂追及。男子乃置女郎於地。返身與吳鬪。吳因略擅技擊。蓋幼習之。所以備商賈外出時。倘遇強暴。足以自衛計也。既與男子鬪。男子徒恃體力而不能技擊。遂為吳所敗。遁去。吳乃呼女郎而詢之。時女郎驚悸已極。齒戰不能聲。體伏路隅。狀殊可憐。吳慰之曰。若毋恐。彼劫汝者。已為吾所敗而遁矣。女郎聞言。睜目視吳。嗷然曰。汝救吾耶。官至此。感極而泣。又曰。吾自分當死。不圖天不絕吾。遇君相救。然彼甚雄偉。何由而勝之。吳曰。今且勿言此。吾當先問汝之居址。吾將送汝歸也。女郎泣然曰。吾無家可歸。吳聞言訝曰。世間安有無家可歸之人。汝言吾不能信。汝速以居址相告。女郎泣然曰。吾受厚惠。安敢相誑。倘不見棄。

遊記

殘冬游記

龍華獨步

病愁

婢妾所不敢辭也。吳益訝曰。汝何言此。吾以義救汝。豈有所圖利哉。女郎曰。事已至此。當述吾身世。以釋君疑。吾某大家婢也。吾父本業商。以折耗故。抑鬱而死。死後無以為殮。母乃售吾於大家。以葬吾父。時吾年已十五矣。吾少聰慧知人事。吾有中表某。幼即相親。年漸長。情好益篤。吾既為大家婢後。彼仍時來覓吾。吾告以為人執役之苦。彼泣然泣下。吾而慰之。遂與約期共遁。然吾雖與某密。吾身猶完壁。此可以質之天地鬼神而無愧者也。及期。吾潛啟後戶而出。蓋與某約彼坡吾於此也。既出。不見某。而有一少年強負吾而行。即與汝鬪者也。吾今既遇某。又不可復歸大家。生死之權。操於汝手。惟汝命之。吳沈思曰。此易處耳。擊以歸。訪其中表某者。送之其家。吳後商於川。遇盜。竭其資斧。窮窘不得歸。傍徨路側。忽一女郎策蹇來。見之。訝曰。非恩公邪。吳識為前救婢也。具道苦處。婢無言。擊以去。至其家。饋遺累萬。以人送之歸。蓋婢自嫁後。與其夫共營藥材業。致富數十萬。因家於川云。

本衙門香烟無人不知之景



本衙門英商總代理

話言

庭訓紀要(一)

童觀

鐘猶未鳴九下也。即返校。計此日出行。不名一錢。費時亦不過兩小時。乃得遊此遐邇聞名之龍華。洵為千古所難得。當即筆之於紙。以留鴻爪。是日為十一月十九日也。

庭訓紀要(一) 童觀

凡是一個人。終免不了過失。這種過失。大約分為二類。有的是不曉得這事不應該做。自己還以為是應該做的。有的是曉得這事不妥。却以前沒有因這事而失敗之人。故放胆做了。第一種是錯誤。他曉得了。一定發心改過。第二種人。現在却居多數。但是在起初失敗。他人亦以其小過失而恕之。則此人亦為天良所激發。必有改過之一日。設或為小過失而不失敗。社會上之不端份子。從而獎勵之。以為此人小有其才。則此人之日行墮落。萬劫不回。故我等處世。當處處留心。不妥當的念頭。即行拋棄。萬不可因為小過失而忽略之。我人處處留心。向處有說錯做錯想錯。豈能明知之而故犯之耶。少年人閱歷淺。往往大意而不肯細心。然而這種經驗。也由數十年閱歷得來。世味正如一碗嘉肴。汝(指異觀)沒有吃過這種小藥。我說來總不想切。不是到過四川。何能曉得蜀道難行。但是我告訴了汝。汝萬萬不能錯過這一

諧海

滑稽游記

劍花女士

滑稽游記 劍花女士

明鏡一輪。素輪千里。如此良宵。豈可辜負。迺移步而出。輕曲徑通幽處。而遊於太湖。洋洋乎大哉。置身其間。實滄海之一粟。正在得意之際。蝦兵蟹將。結隊而來。遂藏身萍藻。以避其鋒。已而過矣。余乃復出。舉頭看月。自樂其樂。孰料無情之鱸。隱於余身之後。張開血盆大口。試其鯨吞之舉。余遂葬身於魚腹之中。未幾幾何時。得視天日。但不在太湖之中。而在庖肆之內矣。回顧其軀。剖腹流血。嗟乎。弱肉強食。固汝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余遂別營巢穴於水缸之旁。盤居不出。以終我天年。不敢復萌遊太湖之想矣。